

一朵云

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人行道或斑马线上行走的城市生活，世界上许多美丽、原始而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，比如高山、沙漠、冰川、草原和森林，现在只是人们心目中的旅游圣地，有人在夏季搭乘飞机、火车和汽车长途跋涉到达那里，最后带回许多人与自然亲密相处的彩色照片，也有人想去那些地方而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，不去也没什么，他们的城市生活依然如故。毛拉乌达的诗人兼哲学家、画家浩克的故事非同凡响，但他的荒漠之死却不能让现在的少男少女竖起耳朵，浩克的另外一个朋友有一次不耐烦地对我说，别再提他的事了，提它干什么？连晚报的花边新闻栏也挤不进去。

直到一九八七年春天，我才收到了浩克的一封来信，那时候浩克已经失踪三年之久，他的瘦削的忧郁的脸只是在朋友们的集体合影里闪烁智慧的光芒。应该说当时我已忘了他了，我当时注意到信封和内页的字迹有些怪，它们像树枝或圆圈一样随意搭配，拙劣而粗蛮，与我记忆中的浩克的字迹毫不相干。我怀疑过这封信的真实性，但我想到字与人一样都是会变化的，也许这就是浩克所说的返朴归真呢？我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奇特的信。信的主要篇幅都用于描写一种叫云阵的自然景观。云是如何在毛拉乌达的天空中巡游和变化的。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云，但是毛拉乌达的云阵是别处看不到的。信的末尾写信人话锋一转，邀请我在五月前往毛拉乌达参加的他的葬礼。令人心惊的就是这个葬礼。后来我的毛拉乌达之行也就是为了参加这个莫名其妙的葬礼。

西北边地在五月仍然是一片雪泥荒漠，火车把旅人扔在铁路尽头的小站上，长途汽车把旅人扔在几座泥坯房和漫天风沙中，而你要去的那个地方仍然遥远，隔着山，隔着沼泽，隔着无边无际的开阔地。我难以忘记我在等待浩克的马车时的心情，长河落日在毛拉乌达显示了古典的壮丽磅礴之势，我在小旅店的窗口看见了从前在画报和电影里见到的西部黄昏景色，我看见了云，我看见一朵云从胡杨树林那里轻盈地浮升，很像一只归圈的羊喘了一口气，站住了，然后继续向上浮升，它的色彩由雪白泛出金黄，最后变成橙红色。很快又有一朵云追逐而来，相缀在第一朵云的边缘，刹那间颤动了一下，两朵云合而为一，一边浮动一边变形。第三朵云。第四朵云。第五朵云。那么多的云仿佛听到集结的哨声朝一个方向款款而来，它们的形状和队列像一群孩子的追逐嬉戏；或者就像士兵们在一场战役中的殊死搏斗。

那就是毛拉乌达的云阵，只是在亲临奇境后我才相信那不是浩克的艺术虚构。但云阵毕竟只是云阵，天黑了就消失了。我开始想浩克和葬礼的事。在小旅店昏暗的豆油灯下枯坐，听见大风卷过戈壁荒原，沙粒击打着远处近处的胡杨树，我觉得我正在接近浩克的那种神秘诗化的生活。旅店老板娘不知道浩克的底细，她把浩克叫做北京来的气象员。“北京来的气象员早回北京了，我看见他开着卡车从山口过。”老板娘看见我脸上愕然的表情，高声说，“你那样瞪着我干啥？我不骗你，冬天就走了，我亲眼见他从小山口过，他那汽车轮子打滑，我还帮他垫树棍来着，他亲口对我说，他要回北京啦。”剩下的夜晚一下子变成独自猜谜和推理的夜晚，风沙仍然吹打房屋寥寥的小镇，窗外的天空漆黑无边，狼嗥声忽远忽近地传来，我所熟悉的城市生活似乎消失在久远的另一个世纪里。我开始感到某种恐惧，恐惧来自于浩克诡秘的行踪，也来自此次旅程扑朔迷离的终点。

第二天早晨我被旅店老板娘推醒了，她说，“有个女人，有个女人来接你了。”我到窗口朝外一望，看见一辆马车停靠在胡杨树下，一个陌生的扎绿头巾的女人正牵拉着马缰朝旅店窥望，那不是浩克，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女人。我坐上了娜敏的马车，马车吱扭扭地压过砂石路，驶出去好久，我突然发现身边的一个麻袋活动起来，里面露出一小个男孩枯黄的头发和肮脏的脸蛋。我几乎立刻捕捉到了浩克遗传在男孩脸上的特征，一只傲慢的被朋友们戏称为苏格拉底鼻的鼻子，一双恍惚的充满忧郁的眼睛。男孩大概有三岁，他把油腻污黑的手伸到我面前，左右摇晃着，“饼干，饼干。”我终于听清男孩在向我索要饼干。

我打开旅行袋翻找饼干的时候听见空中响起一记清脆的鞭击声，是娜敏的鞭子，鞭梢恰恰落在我的旅行包上。娜敏没有说话，但我觉得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在向我发出严厉的警告。娜敏是个黝黑干瘦的西部女人，她的容貌肯定会被城市的朋友们公认为丑陋。但是在毛拉乌达所有对女性的审美标准都显得华而不实，我看着娜敏的绿头巾在戈壁晨风里飘拂，对于浩克的妻子儿子，对于浩克将要展现在我面前的一切，我都不会大惊小怪。我想从我第一眼看见娜敏，看见我朋友浩克的妻子，我就意识到浩克与我已经毫不相干，我来参加一个古怪的葬礼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再让我大惊小怪的了。“浩克什么时候死的？”我问。

“春天。”娜敏说。“春天的什么时候？”我问。

“下雪封山的时候。”娜敏说。

“具体是哪一天呢？”我又追问。

“下雪封山的时候。”娜敏说。

我不再追问下去，我看着娜敏执鞭驾马的沉静的背影，心里想毛拉乌达的语言或许与我们也是毫不相干的。

早晨的太阳紧贴在高原之上，太阳离我似乎是一箭之遥，但空气仍然清冷袭人。远远的山口那里有骆驼队通过，清脆的驼铃声隐隐地传过来。我记得我搭乘的长途汽车曾从那里通过，但时隔一天，那个山口对于我竟然显得如此陌生如此朦胧。抬眼望去几朵硕大的云正袅袅地挤出山口，继而在澄碧的天空中飘卷、浮动，早晨的云是洁白而轻盈的，但我注意到它们同样组成了奇异的云阵。

“你在看云吗？”娜敏突然回过头说。

“是的，这里的云确实很神奇。”我说。

“那么你看见浩克了吗？”娜敏说。

“没有，浩克在哪里？”我说。

娜敏没有回答，她在空中甩了一记鞭子，马车疾驶过一条浮满冰雪的溪沟，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娜敏用沙哑而平静的嗓音透露了浩克的最新消息。

娜敏说，“浩克变成了一朵云。”

事实上到了气象站我才知道我是一批客人中的最后一个。已经有四位浩克的朋友先于我到达毛拉乌达，一位秃顶的西部民歌采集者，一位留着浓胡须的画家，一位自称流浪者的英俊而不修边幅的青年，还有一位表情妩媚而哀怨的女诗人，她早早地穿上了葬礼适用的黑色衣裙，鬓边斜插一朵白色的野花，据说那是浩克从前深爱过的恋人。那些人与我一样，都在不同的地方收到了那种奇怪的邀请信。他们似乎都在等待我的到来，每个人看见我时都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。“浩克怎么死的？”“浩克到底有没有死？”

而那位女诗人用一种失控的声音说，“我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却不相信，娜敏用巫术害死了浩克，那女人是个女巫。”女诗人显得特别悲愤，不难看出她对娜敏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和仇恨。我感到惶惑，我只能对他们说，我只是来参加这个葬礼，别的我一无所知。客人们聚集在油漆剥落的气象观测箱前的草地上，这里或许是毛拉乌达的腹地，或许是世界边缘的边

缘了，我们曾经熟悉的浩克身上的诗一般的气息已无从捕捉，我们只能抬头观望浩克热爱的天上的云。云在高原正午的风中呼呼地行走，比浩克的描述更生动，比你的想像更瑰丽。云阵还在毛拉乌达的天上，但发现云阵的人却不在了。在一阵沉默之后，草地上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帐篷。帐篷前点着一堆篝火，娜敏正坐在火堆旁煮一壶奶茶。一个像石头一样沉默冷峻的女人，一个不善言辞也不会微笑的女人，她把奶茶分别灌进五只木碗里，把盛着奶茶的五只木碗一字排开，然后返身走进帐篷，娜敏给客人们做饭，但她从来不会招呼你吃饭。“这个女巫。”女诗人愤愤地望着娜敏的背影，她说，“她肯定是个女巫，她说浩克死了，可她没有浩克的遗体，她说浩克死了，可她连浩克的死亡日期也说不上来。”男人们对娜敏是不是女巫并不关心，他们更想了解的是浩克的死亡背景，但是毛拉乌达方圆百里人迹寥寥，娜敏不说，谁又能知道浩克的死亡背景呢？

流浪者第一个注意到小男孩手里抓着的那根骨头。小男孩独自蹲在红柳丛下，用那根骨头在沙土里挖掘着什么，我们都以为那是一根牦牛的骨头，但流浪者多年来浪迹高原野地，对骨骼素有研究，他突然惊叫起来，他对我们说，“看呀，孩子手里的骨头是人骨！”

我们都拥过去看那根人骨，起初只是出于好奇和惊悚，但敏感多疑的女诗人不知被什么灵感触发，她的脸色倏地苍白失血，她一下子倚在画家的肩上啜泣起来，“我知道了，那是浩克的遗骨，多么可怕呀，”女诗人说，“多么可怕，那女巫竟然让孩子玩他父亲的遗骨！”

所有人都被女诗人的臆测吓了一跳，纷纷把惊惶的目光投向男孩，民歌采集者抱起了男孩，他故作镇静地抚摸着男孩的脸颊，“淘气鬼，叔叔这里还有饼干，你告诉我这是谁的骨头？”男孩说：“阿爸的骨头。”

民歌采集者与我们面面相觑，然后他又对男孩说，“淘气鬼，叔叔给你好多饼干，你告诉我，你从哪里捡到的骨头？”男孩指了指远处的山口，他的声音变得高亢而夸张起来，“狼。览览览览”我们循男孩的手指眺望山口，群山仍然白雪皑皑，高原公路像一条灰布带垂在两座山的腰间，毛拉乌达，从荒原到荒原，从雪山到雪山，出了山口还是毛拉乌达。我们没有看见狼，除了几辆汽车孤独的小虫似的影子，目光所及还是云，是徘徊在雪山顶上的云。

是狼群吞噬了浩克的生命吗？对于一个小男孩的回答所有人都半信半疑，但至少他们觉得找到了一个解开浩克谜底的突破口。我记得我们怀着某种躁动的心情涌进帐篷，每个人都似乎在逼迫沉默的娜敏打破沉默，围绕着浩克之死，他们的问题像乱箭一样射向娜敏。

娜敏端坐在羊皮褥上，面对桌上的一尊神像保持静默，很明显她对客人们嘈杂的声音充耳不闻。当桌上的印度香旋出最后一缕青烟时，娜敏回过头，她说，“我看见浩克了，他变成了一朵云。”我们无法从娜敏口中探听到有关浩克的死亡细节，在毛拉乌达你只能忍受一切不该忍受的东西。葬礼始终未有确定的日子，娜敏对客人们说，再等几天。几天过去了，娜敏还是那么说，再等几天。五位客人终于失去了耐心，在旅程中产生了爱情的画家和女诗人有一天不告而别，双双离开了毛拉乌达，作为对死者的哀悼，他们在气象观测箱的木架上系了一条黑色的丝巾。黑丝巾在风中飞舞的姿态肃穆而多情，它使剩余的三位客人原谅了它的主人的背叛行为。而浩克被狼群吞噬的消息终于被证实了。一个沿溪沟放羊的老人告诉我们，浩克在驾车翻越冰坂的途中被狼群袭击，他说他亲眼看见娜敏带着孩子沿路寻找浩克的遗骨。老人说他不知道浩克为什么要在大雪封山的夜晚驾车远行，他只是根据汽车空空如也的油箱推测，狼群是在浩克下车加油的时候趁机袭击了他，“从来没有人敢空着油箱在毛拉乌达开汽车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大概是想回家想疯了。”老人抚须感叹了一声，“到了毛拉乌达就不该想家，他不该撇下娜敏和孩子一个人走，你们知道吗毛拉乌达人留不住人，毛拉乌达的狼却能把人留住。”我从两个同伴脸上看到了相似的惊悸之色，接着便是黯然。想像的野马狂奔起来，我似乎清晰地看见浩克陷于狼群的围攻之下，看见一个热爱诗歌、绘画和哲学的人与一群嗜血的野狼在荒漠中的搏斗。我忽然想到在那个可怕的夜晚，传奇、冒

险和梦想这些美好的精灵就像那辆没有汽油的汽车，它们是废铜烂铁，在浩克遇难的时候它们肯定无动于衷。即便有无数疑问，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个残酷无理的事实，失踪三年的朋友浩克，那个在许多城市被人们所崇拜的怪人浩克，如今他已被毛拉乌达的狼群分食于腹中。现在让我来追忆那个死者缺席的葬礼吧。在淡蓝色的晨光中我们登上了娜敏的马车，我们注意到娜敏那天与往日唯一的区别在于她的微笑，葬礼那天她容光焕发，眼角眉梢显现出一份奇迹般的美丽。而娜敏的男孩也洗濯一新，脏污褪去，我们发现男孩其实有着和浩克一样光洁的肤色和乌黑的头发。娜敏说，我们去红柳谷地，浩克已经在那里，你们会见到他一面的。没有人提出异议，我把手伸进车角边的布袋里，以为会摸到浩克的遗骨，但摸到的却是还冒着热气的窝头。我没有找到任何葬礼需用的东西，我已经猜到那将是一个奇特的葬礼，但我仍然不知道娜敏将如何让我们见到死者。

红柳谷地的红柳丛在雪泥之中发出潮水似的喧响，这是一个被我们疏漏的风景如画的地方，当我们跟着娜敏走向谷地深处，太阳正从东边的雪山上喷薄而出，谷地里的红柳与人一齐亮了起来，我记得就是那样，红柳与人一齐亮了起来，我头脑中的某个谜团也突然亮了起来，在高原太阳照亮这个葬礼的瞬间，我终于相信我的朋友浩克就在这里。一只黑色的陶罐耸立在雪地红柳间。娜敏后来就是跪在那只陶罐前。我和流浪者以及民歌采集者也久久地站在陶罐前。“浩克就在这里，看见那朵云吗？”娜敏说。我看见陶罐里盛着三寸雪水，我看见娜敏的脸倒映在雪水之上，宁静、庄重而美丽。

“浩克，他变成了一朵云，你们看见那朵云了吗？”娜敏说。我真的看见陶罐里有一朵云，真的有一朵云，它很像浩克的一个背影，一个侧影，我凑过去再看，我发现它不止像浩克的一个背影，一个侧影，它就是我们寻找了三年之久的朋友浩克。娜敏捧着黑陶罐面对太阳的情景令我永生难忘，我记得雪泥卵石最终掩埋了黑陶罐里的水，掩埋了水中的那朵云，也掩埋了我们的朋友浩克。红柳丛在突来的风中飒飒歌唱，一个悲天悯人的声音让我震惊，浩克，你们的朋友，我把他还给你们，带上他走吧。我相信那不是娜敏的声音。

离开毛拉乌达后我再也没去过遥远神秘的西部。我很少远足，我出门时习惯于观察天空的云彩，多年来我一直在探寻人们离家的最佳距离，我想这是很难界定的，假如我说离家太远了你会变成一朵云，你相信不相信呢？